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戰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東有菑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癸卯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

章匡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不如易餘

糧於宋與之宋王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

齊宣王二十五年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固弱

同猶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

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田嬰
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今齊

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尤著

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後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

邯鄲之難趙成侯此二十一年魏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

號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
後語作萌曰勿救則

我不利齊我田侯曰何哉
補二字曰二字史夫

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軍於邯鄲之郊法陳

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於邯鄲之郊法陳

其地者猶言師于某也成列則云陳于某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戰兩國不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魏之

敝承言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為變其徽章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

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以雜秦軍侯者言齊之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字行之之也句奇下頃間

嬖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如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曰廢一本作王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補拜元作西藩之臣按威

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棧為棚以立馬曰高注棧林也曰

而不相遇者恐因此吾使衍者者一本無姚云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生先妾也臣之母於得罪非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後有教命未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雖無謂君父一也

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正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

威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也謂周衰齊威不出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

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

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掃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魚魯君康公魯

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

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

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

者士卒多死魚曰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

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

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

言其力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

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林武見必殪殪死

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

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者

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之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補曰為齊

成侯鄒忌為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田忌為將

不相說公孫閱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

謀伐魏魏則定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力魏不勝日

不相說公孫開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鄒忌以

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

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

威聲曰曰其欲為大事反齊亦吉否卜者出田忌

補曰公孫開因令人捕捕取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

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田忌

以公孫開為鄒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

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

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

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

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
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
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
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
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
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
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
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舊耳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徒結切日側也

作佚曰高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

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

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謂曰一本問之吾與徐公

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夫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妻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

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

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

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諍譏於

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

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其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亦傾險土耳其准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

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

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

問政巴改製新衣拂節冠帶願請其妾云云恐與

有訛外事

宣王威王于元年

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補曰

名辟疆

魏伐趙趙與

南梁之

難魯

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

魏伐趙趙與

南梁水此二年

魏伐趙趙與

南梁水此二年

魏伐趙趙與

南梁水此二年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補南梁者別於大梁

少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

魏伐韓也謂此混而誤爾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陳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不可夫韓魏

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

命於韓也耳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趨

於齊趨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承繼

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趨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

陵在濮州郵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

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

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沐州外黃退至

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

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

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為也况朝韓魏乎田曰今按拒公田臣思事

自與耶難及韓齊為與國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召復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孫子孫臧也齊人武之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

平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

罷敝於先魏戰錐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

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

曰姚云會本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四能

救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主者循軌之途也

攻齊下云輕車銳騎者也

同車迹也言其險狹鎗擊摩車而相過

不得方軌適相循耳

路狹車密故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

相擊相摩

得地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

在太山博縣西北

利得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縣在太山西北

左濟右天唐高謹盼子所中所軍重踵高苑也踵輜重

樂安屬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陵西門

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声 若是則齊君可正制滋而成侯可

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

齊是乎謂贖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

子昂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讒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前云鄒忌為相

云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

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謂楚王

成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必**補補自當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

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此

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使薦之於王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其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

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二年下邳遷曰徐詞

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邾欲逐嬰

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嬰子恐張丑齊人

丑又見韓魏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燕中山等策

燕中見韓魏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李不善不與盼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補補曰姚與使附百姓

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

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開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

戰于楚境燕策為文公時曰大事記燕齊交兵

必非此地按記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未

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然則此後文公末年也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

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趙人用事者也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東猶敵兵不戰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罷同疲趙可取唐曲

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

陰今蒲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然則吾中立趙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

山東有琅邪徐州郡竟孟子上注西有清河冀州

曰正義云北有渤海幽州郡正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言四方皆齊也方二千里補曰史三

正義云北有渤海義州今都濟州正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有言四方皆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三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始於五家

為疾如錐矢錐銳也 **補曰**呂氏春秋所戰如雷電

其威解如風雨也言疾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 **補曰**青州臨淄縣

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 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補曰**

史不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似笙三鼓瑟似琴二擊筑以竹曲五彈

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劉向別錄感鞠黃帝作

即慶也 **補曰**王逸云投六箸行六棊謂臨淄之途

之六博踰史作踰說文徒盍反即踰字

車**鞞**

元作鞞

聲

也周禮

舟車鞞

互說

文擊車

鞞者

鞞者

鞞者

鞞者

入釋文音計又古的

反此章史

作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揚雄書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鞞擊按秦策車

通擊人肩摩連枉成幃

幃屬在

舉袂成幕

袂袖揮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汗成兩家敦

補曰史

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此補曰史

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折猶敗以秦敵強

也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

元作後

姚本作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故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史同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倍言二國

至衛

闡闡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姚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至

云至闡一作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過衛史作衛

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正曰正義云徑亢父衛曹濮等州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之險屬東平補曰亢音剛又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則此亦兩

也軌車轍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兒補曰狼性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作渴獨渴

補曰高注獨喘息懼兒史作喝索隱云亦作高躍

補曰史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補曰一本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

此有也固正曰策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

固元作固故通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

人不敏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補曰**一本注是

嘗得聞今主君**補曰**主君稱蘇秦恐以趙王之詔

告之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皆蘇張從橫之說本傳

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

有一猶為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後語鳥同翼

俱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

生草者水名出漢中沮澤但言漸濕之地如

漢書所謂生於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地名

以實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地缺疑為負黍

東地也補曰高注畢黍梁父蓋此與梁父皆

皆山名愚按畢字或作畢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北曰

陰則却車而載耳却言多獲夫物各有疇耕治

禾所聚也故為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谷

挹水於河也挹酌而取火於燧也夫燧也髡將復見之

豈特七士也補曰兩見齊欲伐魏淳于髡元作為謂比書為齊王曰韓

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魏同海內之

狡兔也集韻狡猶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

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今齊魏

生草者水名出漢中... 漢書所謂生於沮澤之中者不澤必因下...

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敵其眾臣恐強秦大楚爭

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備日

此與蘇代鵠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遠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

駟為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

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

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則此所

而實危伐與國魏也而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

璧焉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壁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魏伐魏不便

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若誠

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

不字義乃通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曰為魏而說當從舊

齊宣王見補曰見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並使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

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趨就與使觸為

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

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死不赦令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

鐘一石百斤萬石簞鐘鼓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

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辯智並進莫

皆來役處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元作服求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服求屬下句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野為鄙郊外曰野亦所

處也 **補曰** 監門閭里 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

鄙五百家 **正曰** 周禮大司徒五家

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

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

巷階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

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 能言

貴士故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

德厚 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

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 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

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 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

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

而 元作 以 當作 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

補曰 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

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

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也故曰矜功不立

言徒有矜大好功之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志而不為故功不立

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

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

曰 雄陶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

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

考或後人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輔

商書伊虺二相外有誼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

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不愧下學

學於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學於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孟刑刑同古書字通形下

民之力家語作刑謂者形刑之君也無形謂前約無

端者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夫上見其原下通

其流至聖字衍人人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何不

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

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

循言非邪補曰疑非字當在歟字上而夫音扶屬

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身貴士與夫堯云云同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以自身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

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

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

病耳

補曰自取病謂

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

細人王自稱

不貴士者

願請受為弟子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

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

皆美

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

制則破焉

制裁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

遂借

然而形神不

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

補曰當敵也如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

同樂制言者王也

命謂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

祈而

而辭去君子

補二

曰觸知足矣歸

補

反璞則終

而辭去君子補二曰獨知足矣歸道反璞則終

身不辱正曰曰者獨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

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王斗曰斗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

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

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

齊人也得稱為先所好者五九合諸侯

自注

五

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受受當借籍土地人賜

也立為太伯伯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失也春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元作是是本無是字王不好士補曰先王好

以為淳于虎之言小異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

斗曰世無騏驎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

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騏驎耳八駿

之一正曰玉篇單言騏驎此二字單言如詩及說

文爾雅王之補馬已備矣世無東都俊補曰一本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莊小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疏毛小

施越女吳王姬王嬖妾四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

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細繡也

紗齊三服官輕綃注今紗下韋曳綺穀又章帝省

誤字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

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

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生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

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道迂而

不功獨所謂學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

慙而彪為序舍牟而取斗為牟之言出於斗也

曰王斗造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為高

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
拘馬酒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為
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學穀之言與魏牟合
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年豈果出
於斗乎精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上
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
千人士非不盛也然蘇衍導于髡之徒類皆談誕
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獨勸
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丰與觸者
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
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

齊處士

曰聞先生高義

謂曰

恐設為不宦

設者虛假之辭

而願為役

為駢給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

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

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

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

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

過畢矣畢備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宦此言養千鍾

嘗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
登至於金十則鍾又東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
斗斛也徒百人車從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

辭謝之

管燕齊人曰曰無考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

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

涕連與連同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

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而君鵝鶩有餘食鶩舒下

宮糶羅紈糶下宮後宮下列曳綺縠綺文而士不得

以為緣緣永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

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

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亦等問饒對

閔王

宣王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閔王元年當報王二年視史下移

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元年

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

齊使問之為齊見陽

使見昭陽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

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曰唯令尹耳

也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

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

史或云侍從賓客者近左右之通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日舍人親卮酒

史或云侍從賓客者... 通後遂以... 舍人親厄酒

也厄器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厄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其言恃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為名亦兀作居蛇因下足字衍而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

解軍而去楚記同處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成國策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人趙皆趙足趙人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田曰宣王二十年

別子非宣

楚王

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轍志

集韻輟

公孫閉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

楚聞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
委之於子公孫閉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
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太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也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

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

其初哉田嬰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王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鮑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未睹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將城

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

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鑊所謂鼎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

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

則螻蟻得意焉螻蟻得意帖一曰螻蟻天今夫齊亦君之

水也君長齊雄長之長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

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一本君長有齊姚氏

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

事之凡也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

夫典事者高不可不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

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

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

權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人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

貌辨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疵病

此堂善鈔同呂覽作劇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病

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門人弗說士尉齊以

節而不修細行者呂覽作詩門人弗說士尉齊以

証靖郭君也証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

嬰子文補曰孟子嘗邑名在薛又竊以諫竊猶靖

郭君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而類也類草破吾家

苟可慊齊貌辯者慊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

鮮家英破滅猶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此本

為之不辭也舍索隱云並當上中下三等之令長子

客所幸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等也

御之集韻御侍也且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威

王夢閱元依宣宣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

也見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閱宣王辭而之薛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閱宣

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

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

行至齊國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宣

王曰子玩子作子曰備當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

其聽謂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

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視謂

曹願過人豕多反視願豕視呂氏春秋過願豕視注

謂耳後見肥豕視即若是者信反後反信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高注郊師衛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

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薛昭陽曰公也志之在月耶

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

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四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湣王三年從通監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

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

立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

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

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

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

王薨考之史梁惠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二年

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二年

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雖惡於後王吾獨

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宣王太

息長出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冠**威王之衣冠舞其劍時先

所賜**冠**曰姚云閱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舞對本作帶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

七日謝病強辭強猶不得三日而聽其辭王聽當是時

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無所愛也

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為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

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曰**心迹之論未當說見章首

條下**曰**趣即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不足以立功名適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而兩歸其

國於秦我兩彼也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

相割以割肉喻秦曾不出力補曰北山向先生標

天下為秦相烹煮也秦曾不出薪喻秦無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

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

之古反主必死辱辱死於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

乾戰死者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絳屬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四補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

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四北向而孤燕趙絕齊無

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

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

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

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

共攻秦此六年四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

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

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軫說或在於此時未可知也

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
愚嘗按趙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
獻書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
從國事勢曉暢深切如虎即禽魚比目引車同舟
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
惟寐忘之如約山東皆以統師戍韓梁如秦見三
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之事一人
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為秦相割而秦不出力
為秦相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之取譬也秦欲
攻梁終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戍梁三晉
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况策無說
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成梁之約攻楚之料
於是竊信其並為陳軫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
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
入秦屈平昭睢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
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為魏說諸
侯是時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
晉之移禍於楚豈略不為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
不可為入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擴秦非特為魏
所以為楚所謂陽擠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
說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

國策卷之四

三

三

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

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
 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
 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言當在赧
 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四年
 慎靚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為長蘇秦之約而
 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合韓魏伐秦猶
 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反覆參合可
 決其為軫矣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
 史乃中山未亡四年前且年表滅中山在主父
 死後而出家先一年大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固
 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
 一年二十三十四十五歲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
 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畧胡地襲成
 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
 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
 定而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
 年遷其君于墨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
 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
 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
 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外也故愚並著
 其說以俟知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補曰伐韓

請救以下文許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

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王與

子之國相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

救之是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以燕賜我也我我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一本之韓自以得

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

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年補曰

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補曰按史田齊世家桓

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

驕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與

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威王二十六年

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驕忌

曰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救王從
其計敗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
朋作綸餘畧同○宣王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
見前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
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
曰不如早救之孫子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
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難韓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
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
史凡三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
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但史為張丐田臣思
策為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
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鄒忌始相上距桓公
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為大臣史誤以
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
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年之噲之役凡二十七年
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王安得棄之而將章
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
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如此是必可疑
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如此是必可疑
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
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

考之桓公時秦魏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

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求救於齊之文矣且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為取桑丘乎是史亦誤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田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王伐燕則引策之文謂秦伐韓楚趙救韓即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雖因之會之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俾賢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

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

秦十四年此二十三年說補齊王曰天下強

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

為大王者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

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

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

卷之四十五

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周

相莊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比周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

時魯故在有亡形耳此取譬之說雖有勝名猶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

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

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南郡再戰而再勝絕

出沽山大隄谷入河南漳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再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耶鄆僅存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王韓獻

亦云然

也今秦楚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

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
水出嶺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陂池水經注穀

景帝因嶺陂之地以目縣陂池
二反漢割

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

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起其兵河關屬金

河之關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

山有博亦近齊也博關後語注云今兗州臨菑即

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

客禮大行人掌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

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一本有

里字○為秦之為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

惡也而秦任之張儀下有一本此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王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言有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全齊王甚憎

衍張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

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

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補曰後語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兵魏襄王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轉使因謂齊王王甚憎
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
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
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作魏襄王王張

自罷師疲音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此

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謀於時有妾婦

之於以賣楚皆可也不為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

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

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行之力與正曰鮑謂

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

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

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築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故宋之承

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

梁之齊合橫親言從犀首欲敗橫事謂衛君謂

曰時儀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適

曰過時儀行非有怨於儀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過

也當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

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

怒於儀曰衍也吾誰衍嘗與而儀與之俱是必與

儀補曰一嚮吾國矣遂不聽處謂此一言一動盡為幾

之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

義之為如字

楚王死懷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蘇子元作秦下

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秦謂薛公田曰君何不

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

國策卷之四

十一

高而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

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曰秦曰不然郢中

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

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戰然

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曰秦之事此著書者叙說可以請

行可以令楚王並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

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曰秦於薛公可

以為蘇曰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

子可以使蘇子此三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曰秦謂薛

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

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

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

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

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

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而楚與之為得成則

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

字元作汪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補**曰叙說者分

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注

謂楚王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則項襄

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

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

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

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

楚獻地使太子謂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

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

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

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

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者輕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太子去齊無辭必不

倍於王也多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亟齊辭齊之

必德王然則是王去繼而尋齊交也楚王曰

倍於王也
王因馳強齊而為交
齊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

請以國因因蘇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制楚者王也制斷齊也猶制

制字正義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

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

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

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

也太子去楚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跡也楚沒其跡今勸太子補者又蘇子

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

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也又使人

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秦也奉王而

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秦也割地因約者

因為之約齊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

蘇子秦也今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

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

子秦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

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

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君因補曰姚

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夫不善蘇子秦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事台矣於猶

固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與於猶

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

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

猶載其語也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臆度之辭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為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

秦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項

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項襄立策獨以為懷王死

而項襄立前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

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君而喪

君有君所以靖國項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

謂當時以詐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

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

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王即姑缺

國史卷一百

十一

一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乃獻七珥珥以克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

勸王立為夫人補曰與楚策謂昭魚云云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元作秦今秦補曰字誤且作代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

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

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

淄上淄水出太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此土為之

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

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刻桃畫其首正歲置

茶鬻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

門上碎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

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也史及說苑作土偶

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

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為贊以相與語桃梗謂土

求孟嘗○高誘注茶一本作贊余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士挺也挺於

他鼎反有也藝文至歲八月降雨下降也大雨自上

洒溜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

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

以為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

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在今秦四塞之國譬如

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補曰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薛時末相也補曰代立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曰姚云令人體貌容有禮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

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交無以復侍矣言且淳于

髡曰敬聞命至於齊卑報以使事悉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

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之清廟詩注祭有

明曰按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官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

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

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先君之廟在

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

也言其請望拜之望而拜之維得則薄矣言他

焉疾與兵救之顛踣之請此者不功而功顛倒

也言其請望拜之言望而拜之雖得則薄矣言他

謂雖有得不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人之急

如髮之厚也言應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食

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

嘗君子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

害董之繫著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

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

容之補高祖曰以吾毀之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

為其母不長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持補曰姚云劉

國策卷之六

三

也哉是持者待之
訛得者待之訛術
言也
也
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
為為之哉此其說有似侯
贏而不及贏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
讌合語也
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以補文闕者也
補曰高集先生生長
一人曰嘗天下

之主
嘗不稱意也言孟嘗
有侵君者之也
臣請以

臣之血滿其衽
韻水激也
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

請掩足下之短
字行者者
者
補曰疑當
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
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
如使

而弗及也
若有使之
勝
元作
勝
元作
腎字書無

股
秋傳鄭游股或作股
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

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
決疑應卒
與粹
若魏文

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二
人
文
此
臣
之
所
為
君

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粹若魏文

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師友此臣之所為君

取矣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媵之過稱非其配也與

下十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

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

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

公又弗欲衛君嗣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

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執皮帛而表羔乃生贄

為飾宗伯之制恐難引以願君以此從衛君游舍

人補三字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

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

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

壓羊殺馬論者如此又壓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衛

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

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

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衿

蛟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

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襄禮

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

舍人者為能強乎強則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補

美談邪表盛從史事類此

子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自車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

曰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

若魚鼈據猶處下處補曰姚本無或上據字歷險

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字衍之之舊三尺之劍

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使曹沫

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鑄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壠田

埒補曰鈹七遙反與鈹同鑄呼則不若農夫故物

舍其所長之其所短於猶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

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

此士見棄逐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

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

善乃弗逐處謂仲連立言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他國至楚獻象床象

為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床為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音恤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補曰諾

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

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所以皆致相印

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子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

國五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才出萬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

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

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

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重言三喜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

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
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
於是能立德
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
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
哉吾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表反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

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
精也

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
俱去

音義缺從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

音義缺從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

下之客補曰列士傳孟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

客居有頃復彈其鈇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左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乘東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也擔也過其友曰孟

嘗君客我符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鈇歌曰長鈇歸

來乎無以為家補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為

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

合也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計能為

宰要會注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為

之疑當有缺字例歌曰長鈇歸來乎俱鈇去也

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通財也馮煖嘗曰能署書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劍歸來者

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

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一本是作

事蓋因音而訛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

性惛愚惛當作惛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

於煖自我啓之沉沒弱也下沉於義同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

行之券亦契契別書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

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

來聽命起則起屬下橋命生

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凡券與者各收一

來聽命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亦通矯命注黠傳

也託言孟嘗之命以青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

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青真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

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

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

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

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青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

一本說曰諾先生休矣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

作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補曰此遣其就國而為之辭猶

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

元作正日無此二字孟嘗

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

煖曰狡兔有三窟補曰元作今今作僅得免其死耳今

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

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補曰元作惠

王昭而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曰齊放其大臣

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

兵強於是梁主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補曰從

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

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車馬幣也百乘願

位上將軍而虛相遣使者出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子

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

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黃金千

斤文車二馬文彩服劍一封書一本書下

無一字則上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

崇沉於謠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

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誠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

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

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象故為微細之馮煖之

詞一說前草芥也

計也孟嘗傳有處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

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

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

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況不賢者乎

言無能非真無能也魏子栗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

加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豈廷也哉○食以食

之之食音嗣為君為

文足為之為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

薛與此較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

曰二十年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

乎拾子借以殺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

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

去之此率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人則市則

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與就之貧賤與

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

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子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趨之

牒札也書所怨人也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馮驩傳零同以此

謝病也反而後

蘇元作秦史秦字誤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見

於章華姚及一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

也括地志齊城東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

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與而患之所從往一作生

是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今不聽是恨秦也

國策卷之四

違秦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固元作卒

秦為循善勿庸稱也庸用以為天下秦稱之

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

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行其其

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

忠蘇張之巨擘也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

蘇元作秦史作代謂齊王曰齊秦以為兩帝王

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

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

立亦問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固曰宋利此

五字固曰姚云劉本有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

夫約然然其伐宋之

五字... 姚云... 對曰夫約然...

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與恐約鈞字訛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為是與

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

以就天下倍約儋秦倍背同儋擴同集韻棄也

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有淮北淮水之北

桐柏淮出南陽平氏縣胎替則楚之東國危

有濟西注則趙之河東危有陰

平陸陰屬南陽則梁門不啓大梁門故釋帝

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

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天下不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

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日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元作秦秦補曰字誤說見後姚說齊閔王曰臣聞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

有所資而遠怨者時也雖欲乘時不能也則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

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

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事成

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

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得人力則不能

者寡矣今雖干將首大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

將作干將越人莫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劇利

聖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集韻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龍襄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

言其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也衛八門土而二門

隋奏許規反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遼於魏

遼魏王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辯身被甲

底劍底磁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騫騫亂河山

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隋中

牟之郭中年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衛非強於趙也譬言之衛

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

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

以侵衛五年齊魏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河州屬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馬飲於大

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燒棘蒲元作

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南蒲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

云今趙州平棘溝世家作蒲隊黃城八年按魏黃

是正曰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

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隋所別也大

事記從上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

也棘蒲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

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罷同音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罷同音

眾為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兵弱而憎下人行也

言遂軌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

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故約不為人主

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

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秦

楚也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楚閔王十

六年合韓魏以伐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

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誅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

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王為夫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為利也補曰恃謀人以是以大國危小

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

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力人與是元作事補曰姚云以眾強敵元作適補曰

敵適罷寡也兵必立補曰疑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

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謹補曰謹補曰謹補曰謹補曰

疑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補曰謹補曰謹補曰謹補曰謹補曰

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

疑同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特是也
謹靜則四鄰不

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

元作積積亦當是朽腐而不用幣帛

積積此書多稽字此言變其初也蠹猶蝕

矯蠹別本注矯一作矯去堯切火行也姚及別

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貸從人求物也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

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衍強強補曰姚云曾襲郢

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諸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

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

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言其東萊故萊子國萊莒謀

也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而蔡

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

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

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

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

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恃亦不皆亡在所處

耳有能元作而而或誤術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寄言假手於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寄怨

人不為主也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

也則亡天下可蹈足而須也伸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實不趨

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此交割地

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交割而不相惜此言地

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事宜多

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龍衣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此蓋時之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行何何則形

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

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故明主察相明察

者誠欲以霸王字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有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

二千五百家為縣四曰周禮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

縣為都又五鄙為縣又禮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

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眾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也轅也殺牛而觴士蓋以飲之則是

路君之道也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又

是道路中人禱祝為國中之人君醫釀有隱義言釀

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亦言禱祀之事有市之

邑莫不正事而奉王警言備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死死扶傷殮也雖若有功也軍出費

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共供同完者內醕而華樂華猶奢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

不償也軍之所出...

費與死傷者鈞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

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詩二矛注首矛長二

四尺戟注見前金鉉絕鏃姚本傷弩破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子宮如父

之宮古者萬兵於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農故私家出之廝析薪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檐衣蔽

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舉衝檐衝階陣車正作

陣高巢車亦為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家雜總併作身窟穴中謂地

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

能拔城者數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

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

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

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

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

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

曰說見前何也不畱於戰攻之患也也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或有不字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此勝窮兵而守不可拔守

期於天下無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編為善則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此勝窮兵而守不可拔城

期於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則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

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故外無居人夫

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

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非咎罪於人也

姚云咎一作樞劉作善按呂便弓引弩而射之謂

春秋亦有樞罪於先王之語便巧劉作善不中則愧少長

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

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夫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

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則察

相不事不從事於此關曰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五戎注刀劍矛戟矢此據淮南子注今

戰司兵車注戈及戟夷矛酋而諸侯從辭讓而重

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

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關也

遠其利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雖有百萬之軍比之

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此注亦作比當作此諸本

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

善用禽之戶內千丈之城後之鼻祖之問祖肉在

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闔閭之臣

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姐之間姐肉在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即席也故鍾鼓竽瑟

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也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

地不為專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

也曰宿留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上文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

趨之趨言往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特

補

其強而拔邯鄲

年十八

西

圍定陽

屬上黨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

王恐之

此孝公也

此史秦人故

說見前

故

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令於境內盡堞中

堞城上

為戰具

元作竟

即上文境字也堞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

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

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

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比

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

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

策

是以王天下大王不若此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則鄒魚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策馬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

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

王服王者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也建九旂旂

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焉正曰按考工記

鳥隼為旗州里所建弧旌柱矢畫柱矢此與曲禮

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柱矢恐即招搖注所

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旗此言七星之此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

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足

也親地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然後天下

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

所事西喪地而不以德魏王故行曰曰補曰姚云一本無衛鞅之

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

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補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見上之堂上禽

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

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竿倡樂非所以啓人

主者亦孟子子色貨之此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

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

不為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

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

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鼓

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

甚矣**補曰**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敵齊而為

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

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故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為燕

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
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
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
年民憔悴士罷弊又以南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
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
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
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戰哉一本無章首二字者
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後取淮北滅宋侵三
是矣抑是言也當在城中後取淮北滅宋侵三
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
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
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
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挫
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
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
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
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
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劇姑衛
反分扶問反爲工毒反射食亦反爲人爲韓爲死
之爲王去聲天下

齊負郭之民

背負猶

有孤孤咥者

補曰

孤孤咥孤因孤字誤衍大事記去之

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

正議閔王斲之檀

衢斲齊市名

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

公孫家子

室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為景公將

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

正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郵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

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為常為閔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為景公時

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樂毅

魏樂羊

將而擊之齊使向子

及下達子史不書

將而應之

後起

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餘

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

元作

償

補曰

呂春秋

者閔

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此四十年

回

淖齒數之

王不止月與軍破走王奔莒口此三十四年
淖齒數之

曰夫千乘

青州

博昌之間

屬千

方數百里雨血霑

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

二縣屬太山

秦山

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

哭者

闕門

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

語皆

三不知字春秋後

淖齒曰天雨血

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

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

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莒中

太子

名法章是為襄王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

漑灌

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后姓也以其姓后

不可曰后

作太史氏女無后字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

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給欺也劫燕將

言單設詐遂以復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

為王時立五年矣迎襄王即位補曰位君王

后以為后生齊王建補曰兩音頤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責其親王不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

殺街閔閔書之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

反說女楊也露臂

襄王閔王子元二年

襄王閔王子元年

慎觀王三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黑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不史亦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

目括地志云故聊城人或讒之集無初燕止讒之

在博州聊城縣西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

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

書約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信時而棄利倍背勇士不怯補目史記作却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聰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

也反露說齊女楊

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比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

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

南陽然則此荆州郡時屬齊魏攻平陸補曰

隱云南陽即齊淮比泗上之地也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

見前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

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不攻也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

亦棄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燕救不

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其年之救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暮年之救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能不

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失過猶上下迷惑栗腹將燕以十萬之衆五折於

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按燕王喜

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此時則自騎劫敗死

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

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聊城之民一本距全齊之兵距拒也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

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食人炊骨士無反

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五十一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

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

前也曰曰漢書鄒陽傳攘袂顏云猶今功業可明

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辨說

資以藉口曰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指亦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曰

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再封陶商世世稱寡謂曰一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辯疑一字訛或衍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鈞也遺公子糾遺忘而不能死去也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且魯管仲

射桓公中鈎算也遺公子糾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

束縛桎梏桎足械 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

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按按也人所幽囚而

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然管子并三行之過并晁作棄 一本云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

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則不

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為遭因曰遭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

五十四

則尤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

魯君計言此 **四** 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 **日** 說見上 **謂** 有天下有字恐誤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

也言天壤敵此名乃激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倒 元作 **至** 讀 **而** 去 **解** 示無弓衣倒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彪

此書以齊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按仲連傳有齊

閱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眾得
為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乘腹之事說聊城
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天之說惜其
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意氣橫溢肆筆而
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
壯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
昭二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聊莒即墨論其在
聊城也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
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
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襄王立三十年燕昭王
卒明年五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九
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將止殺騎劫二
十五年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殺騎劫二
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
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勢豈有舍之三十
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時燕將守聊城事也
曰攻之歲餘不單之兵力三時燕將守聊城事也
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亦有城不問亦言二
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城不問亦言二

國策卷之四

五十五

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
此誤因聊城不而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
自復齊之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
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
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一年即墨之混而誤指以
哉此因歲餘不言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
為單也夫仲連之言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孤
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陸閔王之時事二淮北軍
際所謂楚已復之陽魏攻平陸閔王時事二淮北軍
復齊後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
後也燕將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
訛也史又稱燕將大意在於窮而致之於死豈排其
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聞其他料事之明
而訛也連之殺大意在於窮而致之於死豈排其
勸所以歸燕降齊亦其計之必可者排其難解紛
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排其難解紛
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之哉燕
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
云解兵而考之仲連當得其實而策之不誤殺也
事者一考之仲連當得其實而策之不誤殺也
可得而明矣絕不之書則史策之不誤殺也
聞約矢之明說惜其書不存擬之其以不通遂謂好
餘事者皆此

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曾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主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庸

人疑之至是始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單也疑齊國

有狀可信也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菑淄同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補曰姚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絕無下字元和襄王呼而

姓纂引策作貫珠人姓名五十七

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
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
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
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

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

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舉舉此因與字誤

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處謂單

所謂威震主者歟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
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

所謂威震王主者歟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
圖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君子人矢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
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人者又能

免其身不然王懼其以
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此

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鄒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言不欲正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盜跖柳下季之弟補曰此

生寓言惠跖時不相及蒯通之言出於此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

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元作由補曰由循通

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膺噬也補曰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任用之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顛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之助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

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

禮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布德於民

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諸侯其志欲有為也善為不願王之察之異日而

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

欲受刑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體示

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本王賜賜諸前酒酣

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

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

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

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

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云曾本

始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

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

稷堯州國莒其縣也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

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謂騎劫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

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二字因

上文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曰與前且嬰記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曰與前且嬰兒

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

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

夜邑萬戶疑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

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

夜為名○使音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為大攻狄狄北胡田儋狄人徐廣注

縣西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

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箕歎脩劔挂願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

降一壘小不能枯言無人壘枯丘壘枯丘謂

能叶年題反丘叶法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丘謂

空守一丘為壘說苑攻狄而能下壘同說苑無能

公田於梧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

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田單乃懼問魯仲子

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

之在即墨坐而織蕒蕒草立則杖插插鍾同為士

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

亡之兆其歸於何黨矣姚氏云別本無可往矣宗

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此若也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有夜邑之奉西有汶上之虞黃金滿室而地乎出

有夜邑之奉西有苾單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

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城厲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

狄人乃下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

作掖澠音澠枹音浮○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

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又拔之次年單為相孝

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

救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

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

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

史單自復齊之後唯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

一年而襄王十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

蘭相如伐齊至平邑秦客卿竈暨楚仍歲攻剛壽
以單之在齊而喪地披兵不聞其却戰而克敵也
而一為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讒齊襄
雖為之殺諸者所以任單者不能侵盡歟不然則

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晦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
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
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單為趙將是
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
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
不忍背宗國以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

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
從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

秦昭九年鮑見策有薛地百里之公孫弘齊謂孟
文遂以為文中立為諸侯時誤矣

嘗君曰君不如元作以本君何不使人先觀秦

王昭意者設疑秦主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

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

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

况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

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公悅之以高

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元作由

由補曰由猶通未敢以有難也為人難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由可乎公孫弘對

曰孟嘗君好人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而治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可為管商之

師商仲說義聽行能聽而有義或能致其主霸王如

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集

也列斷必以其血濇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己之志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昭王大國

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劫桓公辨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

之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塵柴若世

也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宋也謂孟嘗君君

謂孟嘗君君雍門也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為稱

曰好士也雍門也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為稱

門子秋雍門子周今日養亦也養猶公養之養

子之則亦無考雍門見前養亦也養猶公養之養

知果所養也養猶公養之養

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而

之同皆得其死詳並未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而

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於交游之道君曰文不

得是二人故也鞞亦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

對曰君之廐馬有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驛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繪也紵

書注縞白也食梁肉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豈

有毛罽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補曰君之廐馬至此與王斗云云合故曰君

之好士未也能免難市譽而已昔人譏其未嘗得

士特雞鳴狗盜之雄世以為名言今觀魯連曰君

以好士未也則當時已有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

狗盜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止也

王建

襄王子元年

報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

此五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

元作

秦

史作

謂齊王曰不

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

元作

燕

史作

楚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

齊楚

元作

燕齊

史作

隱蔽也

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

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

曰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務趣也

宜若奉漏甕沃焦金

喻救之急

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

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

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

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時三十餘年矣正曰索隱

云周子蓋齊之謀臣史失其名不必強為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周韓為割割地與趙魏

韓却周害也則言趙魏徒不伐而韓兵必却周有秦害及韓却周

害元作割割恐有誤割字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

為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今齊應補正曰今齊

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趙魏

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

今就令也入言應之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

齊安得救補正曰一本有救於天下手此言趙魏

字是下無於字非於天下手近秦畏之

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正曰：此土之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而趙魏亦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也。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公子無忌度君信。

為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曰：行便宜之計，言竊

二地。今云公子無忌，云云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

秦如立晉，師壁鄴，未欲真殺晉。而魏王實畏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鄆將以救趙。畏秦不

斷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按史年表，魏

釐王二十年，通緝以矯殺晉鄆，在前一年。大事記

以晉鄆留軍壁鄴，在前一年。謂以傳修，今按傳亦

止作一年也當考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片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行欲欲疑欲字即故字而與

秦壤界壤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鄆郢矣覆福元作福姚云劉偏曾一作

義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

且天下之半且猶今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封

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逆謂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

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楚補正曰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

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策大

略同謂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唇齒秦攻

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

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

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初策攻

長平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

皇十八年滅韓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

不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

書未發發其封威

三十五年三十餘年間士之為齊謀者其

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其及於亡也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

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

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

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

江曰路史云沂之承音德有鍾離城乃晉兵會

處成十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無恙耶是其為人也

亦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葉一作葉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

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此宮

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撒去至老不

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胡

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

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居於陵屬齊南皆以所

孟子所稱路見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淄

之長山補曰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

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

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

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王后建時鮑因策言謂后

為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

為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
之使如字填它典它句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備庸同太史敷女敷音躍法章之狀貌

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

亡臣臣之出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

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

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

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

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行一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為秦慮
補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悟其計

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

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乎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

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昭王於莊襄之元不逮

也始皇補曰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

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

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君王后死後后勝

疑即右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

辭變故之辭蓋使者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謂

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

男子也義不能效利不能回其斯人乎曰策云

君子之禮又秦王今解環以齊多
智為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正始既不足言賢信
秦之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

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夫

夫聞元作與與補曰姚云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

可衍可可補曰姚云為謀又疑可為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百補曰通鑑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

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鄆鄆大夫不欲為秦屬不

之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王收而與之十百萬之

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

東弘農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

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為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

齊入秦皆為變辭又陳為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

之地許蓋偽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

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邪秦稱之曰客

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

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

手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爾史謂建聽

姦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齊王入朝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維正而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為先鳥睹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秦策秦王次員頗弱以遊齊王入朝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趙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fu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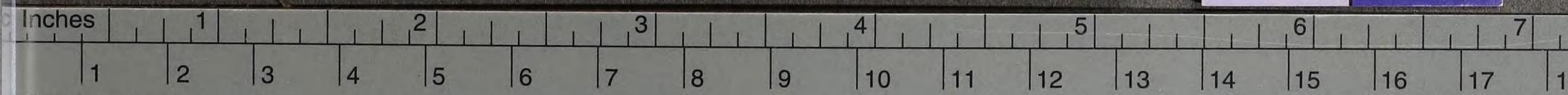


戰國策校注
三

開化圖書館
Kahana library

開化圖書

Shanghai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